

## ●文化对话

## 华夏天竺 兼爱尚同

——关于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

季羨林/郁龙余

郁龙余：（以下简称郁）：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主编的《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》（以下简称《丛书》），得到了您的大力支持。《丛书》的前六种出版后，读者反映热烈，不少读者认为，《丛书》中不能缺少印度卷《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》。所以主编和出版社将《丛书》规模从8种扩大为10种，其中包括印度卷，书名为《梵典与华章》，讲中印文化互相交流影响。季先生，您以为如何？

季羨林（以下简称季）：钱林森教授主编的这套《丛书》，我是非常支持的。一是因为这套书本身意义重大，前几种出版之后大受读者欢迎，是预料中事；二是对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支持，我年老体弱，不能到西部去支教、种树，但可以用其他办法来帮助他们，譬如说支持出好这套丛书。他们也很重视，是“十五”国家重点图书。《丛书》原来计划出八种，现在又扩大为十种，这很好，我完全赞成。不管出八种还是十种，印度卷是不能缺的，因为中印文学关联太密切，缺了就说不过去。不过，写印度卷有相当难度。这个你也知道。原因主要是印度人不重视记录，他们的可用史料寥寥无几。我一直反对中印文化交流单向论，但由于印度史料的缺乏，造成中印文化关系研究，特别是中国文化在印度传播和影响研究的困难。希望你们这次有所突破。

郁：在新资料方面，我们注意了，也努力了，但仍不能满意。

鲁迅说过：“印度则交通自古，贻我大祥，思想、信仰、道德、艺文无不蒙赐，虽兄弟眷属，何以加之。”您一辈子研究印度文化，深知中印文化关系的广度与深度。对鲁迅的这一段话的理解一定更加深切，能请您具体谈谈么？

季：鲁迅骨头很硬，做学问很严谨，从不说过头的话。他对印度文化评价十分之高。在《痴华鬘题记》中说：“尝闻天竺寓言之富，如大林深泉，他国艺文，往往蒙其影响。”这些评价都是他对印度文学作了研究之后才说的，有真切的感受。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。多少年前写的，现在读起来还是觉得那么深刻、精辟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研究得透彻。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，怎么行呢！关于印度文化，鲁迅的话不是很多，但都深得要领。鲁迅思想深刻，这和他研究印度文化有关系。有人注意到他1914年所购161种书籍中，佛学著作达89种，占他全年购书的55%以上。鲁迅著作里常有佛教词汇，他做过一首诗《题三义塔》，最后两句是：“度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”诗中有佛语，但他始终是个为民请命的斗士。

郁：印度的两大史诗不但是印度的文学瑰宝，也是全人类的文学财富。在文革中，您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其中的《罗摩衍那》翻译成中文，成为中国当代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事。请问当时是什么动力支撑您完成这项工作呢？在《“罗摩衍那”初探》一书中，您谈了当时对这部史诗的认识，时至今日，您对这部史诗有什么新的看法么？

季：关于翻译研究《罗摩衍那》这个问题，我以前说得很多了。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点，看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，有一个重要标志，看它的文化学术；一个国家的文化学术昌盛不昌盛，除了看它自己的文化学术宝库是否充盈，是否瑰丽，还要看它对世界优秀文化了解不了解，研究得怎么样。这个标志，很灵验。当年欧洲各国实力强大，对东方学研究水平很高，出了一大批东方学家，有研究中国的，印度的，埃及的，两河流域的。现在怎么样，没有那种势